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康濟錄卷三上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貢生臣戴天民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康濟錄卷三上

臨事之政計二十

臨事論曰古者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夫能食之已足矣而必又有兩積蓋如此所以為仁政之周也後世古法不修適遇饑困或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或勸捐借以助賑施上即垂覆載之鴻恩下仍多凍餒之黎庶此皆承平

日久豐穰積年救災恤患之務闕焉不講耳語云拯災
貴早調急濟困之道苟能斟酌於康年自可維持於儉
歲凡長民者誠能踵武聖賢廓開大制則深恩被於蒼
生厚惠流於下土仁民之業豈不偉歟

一急祈禱以回天意

周禮

周禮 達奚武

漢明帝

唐代宗

麴信陵

宋太宗

宋王子融 蘇軾語附

仁宗

東坡志林

元順帝

李伯時

明太祖

梅傳

周禮小祝掌小祭祀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

罪戾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巫恒巫之有常者帥巫而造之求所以禱禳之術也

謹案聖王御宇其愛民也甚於愛身故商之旱成湯之禱於桑林也以六事而自責周之旱宣王側身修行而欲消去之其憂民之憂也若此宜乎萬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矣今觀周禮原貴祈求凡災傷

之處倘去神京甚遠食祿是方者可不竭誠致敬上
體天子之心下救小民之苦使玉燭常調而時聞擊
壤之歌哉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
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寃獄錄輕
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
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謹案天之水旱固難測人之祈禱亦豈同哉如遇旱

災擾龍潭掩枯骨禁民間不得舉火抑陽而助陰遇
雨患閉城市北門蓋井禁婦人不許入市抑陰而助
陽然而究不若一誠是格之為當也漢世遣官分禱
理寃獄出輕繫既極其誠復施仁政不可為後世之
法歟

周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嶽廟
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
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

忝寄既重憂責寔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
登峰展誠尋其靈輿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
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
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
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
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
之賜璽書慰勞

謹案念民既深祈禱自切奚武不避一身之險遂格

嶽神之靈陰雲布而時雨降民間之困釋矣後之君子欲免災危者可不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哉

唐代宗大曆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京師斗米八百官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置立黃旂以祈晴是日雨止

謹案天之以災譴示警寔未嘗殃民以快意也將以試司牧者之處置何如耳今幸出官米而分糶之民困稍蘇是霽也窮黎欣幸感名而致之乎抑亦閉北

門置土臺而晴也賢哲者定有以知此

舒州令魏信陵有仁政嘗為禱雨文其畧曰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耶焚畢雨澍

謹案對衾影而無慚者始能向神明而暢達也甚矣仁政之美也清白之吏神勿福之乎無辜之民歲將困之乎民無罪而令長賢雨或稍遲神豈無過此司空圖之移雨神亦曰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天是徒

偶於位矣何以為神

宋仁宗慶厯甲申王子融息壤記云余以尚書郎蒞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五月壬申與羣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已露請掘取驗雖致小沴亦足為快因具畚鍤以待來朝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即以馨俎薦答蘇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又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驗謹案雨之不可得者緣無從而知其可必能致雨之

術也今觀息壤王子融蘇子瞻皆云畧不可犯屢有
所驗犯之既有其灾求之豈無所福欲雨者苟於此
地展其誠敬焉知不勝於鋤鍤之用哉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癸卯朔京師大霖雨辛酉
命宰相祈晴 己卯命宰臣禱雨 至道二年命宰臣
百官詣神祠禱雪

謹案燮理陰陽宰相之任也風雨時若百穀繁昌此
皆聖天子時時默祝於上天且以此責望於公孤卿

尹者也苟或愆時過甚則百僚之長自宜身任其勞
齋心虔禱上為至尊分憂下率羣臣盡職至誠所感
或者邀福於上蒼以乂安海宇此亦賢臣遇災而懼
之道也

仁宗慶曆七年三月辛丑帝禱雨於西太乙宮日方炎
赫帝却蓋不御及還大雨沾足

謹案仁宗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刺責抑何仁
愛斯民之至於斯也夫灾荒之至半由人事闕失故

惟恐懼修省克謹天戒以感名和氣則灾戾消而百
穀用成萬民以濟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仁宗有焉

東坡志林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有
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者近歲有太
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則不驗矣莫測其故吾
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
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

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
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
旂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
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記之是歲嘉祐七年
謹案舊典不可不諳神靈不可不敬使非蘇公之觀
唐會要知前人封典之誤誠心敬禱許復公爵則雨
終不可得而歲能豐哉

孝宗淳熙時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擾龍事告太守以長

繩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隨至急
令人取出乃止 南州久旱里人以長繩繫虎骨投有
龍處入水即數人牽掣不定俄頃雲起潭水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効如此

謹案行渺茫之祀典不若効可法之祈求虎骨非難
得之物龍潭亦郡邑所常有知縣李伯時與南州里
人皆以此而得雨今之求雨者獨不可以一試乎但
恐不有誠心仍無寔効此又在人之自勵矣

元順帝至正二年御史王思誠上奏謂京畿去年秋不
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河水溢宜雪寃獄勅有司行
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塞決口被災之家厚加賑恤庶
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寔不以文
也

謹案人君馭育萬物敬畏天神豈徒以虛文求降鑒
哉歷稽古史宋景公以善言退星漢文帝勅有司祭
而不祈勿媚神以求助唐懿宗詔京兆用香水蒲蕭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於坊市以名雨羅隱請遵十六聖之教訓可致豐稔
誠以君上有愛民之隱則必寔踐其仁厚之言急行
其補救之政然後誠信昭於上恩澤及於下推德意
以導揚和氣雖多災沴有潛消而默化矣願司牧者
之敬慎乎平時警惕於臨事也

明太祖洪武三年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祈禱
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
晝暴於日頃刻弗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楹

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謹案天者羣物之祖帝王則萬民之大父母也饑饉
之歲億兆嗷嗷於下司牧者憂勞於上惟恐弗克積
誠感召天和為民請命於蒼昊矧敢燕閒深宮置民
傷於度外哉太祖洞悉其理虔心步禱幾不自愛其
髮膚是以君心端而天心亦順甘澍滂沱歲稱大有
豈不美歟

明季戊申河南大旱知登封令梅傳見麥俱枯槁因思

蕎麥可種勸民備種而待之祈禱畢信步行數里遇一
隱士揖曰令君勤苦然雨闕天行非旦夕之可得也梅
曰蕎麥尚可種乎其人嘆息曰可惜一片仁心向樹下
一指曰公欲活民非此不可視之則菜也梅遂令民廣
收菜子與蕎麥並種未幾又霖雨不止蕎無一生者惟
菜則勃然透發矣且逾常年數倍民賴以不死

謹案苟以難必之事教民不若以得飽之道率衆令
君意在活民誠心祈禱雖不能必雨暘之協應亦可

得隱士之指述噫此隱士者烏知非神人之化身不然何以知蕎之不生而菜之必茂也乃知一誠所感萬類俱通怨天尤人者徒增罪戾耳此亦救雨災之一法留心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急祈禱總論曰至治馨香何事於禱不知旱澇無常非神莫祐禱亦不可少也况當萬民窘迫四境徬徨之際哉使弗夙夜祗肅以上格天心不但不能救將來之饑饉且不能慰悵望之民情矣此周禮小祝必有掌祭祀

者在也為人君者因祈禱而念民艱釋冤獄廣平糶或格神於夢寐或得雨於躬祈懷保之仁不於此而見歟嶽神降鑒大臣之敬也邑令則作文章而自責投虎骨以擾龍誠意所通雨無不得菜之可以活民不遇隱士之指點何由而知可見有牧民之責者無時不當積誠以致感通如不可得則如蘇子瞻之迎神受惠王子融之息壤求息皆可法也安可食天祿而不顧歲時之豐歉哉詩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壁既卒寧莫我聽惟圭壁既卒而後可以冀上天之降
鑒將荒之際要務尚有過於祈禱者哉

金贞四肩全書

卷三上

二求才能以捍災傷

漢武帝

秦王堅

南齊武帝

唐太宗

杜黃裳

宋司馬光

孝宗

理宗

元武宗

張光大

明林希元

鍾化民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
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
以佐朕燭幽隱惠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謹案武帝之詔雖不專為荒政而言然而令人舉賢之法莫妙於此如趙簡子得尹鐸而萬性感懷陳寵用王渙而百事盡理况饑年民命在於旦夕若不以賞罰勵薦舉烏知不有徘徊岐路觀望而後時者哉東晉秦甘露五年十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

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
田疇修辟倉庫多寔盜賊屏息

謹案用人得而萬事理非秦王之謂乎令舉之不得
其法賞罰混淆蒙蔽者多田疇能闢歟倉庫能充歟
盜賊能息歟甚矣賢良之不可不急而賞罰之不可
不明也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
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

情者所在即便立奏其違方矯務佚事妨農亦以名聞
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覈殿最以申黜陟

謹案佚事妨農國之大蠹也設逢水旱小民衣食全
無必至凍餒流離轉於溝壑此詔既勵司牧於未荒
豈肯因循於歉歲可謂勸之切而責之當者矣

唐太宗貞觀初上令封德彞舉賢久之無所舉上詰之
對曰非不盡心但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異代乎正患已之不能

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慚而退

謹案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才智無窮可弗令人
悉舉乎故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賢臣何嘗借
才於異代蔽賢小人惟知自用被太宗一言道破此
其所以抱慚而退耳

憲宗元和間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
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
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

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

謹案天下事獨任則勞分任則逸理固然也然不得賢才而委之則親民之官不以寔心行寔政而救災恤患之無方督撫大員不能洞達國體宣布德意於羣黎俾知崇節儉致阜成之有道所以治國之謨必以慎選為要杜公之對真宰相之論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流移

謹案宋之司馬君實其為政也雖婦人小子無不愛之戴之然其救荒也亦以舉賢良去不職為言後之活餓莩者何可不以得人為首務大生機於歉歲而免流移之顛沛哉

孝宗時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闈責之轉運司
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
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
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事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
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謹案君臣之間皆以饑民為急其用人也互相斟酌
惟恐稍有不當以貽民患悉令各盡厥職事有專司
非蒼生之幸歟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
仍知臨安府事與權奉詔急榜諭各全性命佇沐聖恩
都人遂相戒勿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
甘雨隨至米商大集即流移者亦有以濟之

謹案理宗之命故守臣仍知臨安府事民遂相戒勿
死良吏之有益民生也如此凡當歉歲得此良模借
寇之風忽焉再覩何患雨之不降民之不救哉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即位以來恒以拯災恤民為務而

思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為事簡汰冗員擢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謹案因思澤未溥而以遴選宜嚴計之得矣但在司牧亦不可不以下士為懷昔子竒年十六而令於阿非賴白首者悉與之謀其能大治歟

張光大有云擇人委任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為當慎若一概委用

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縉紳素行忠厚廉介之士不拘富豪但為衆所敬而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也

謹案元之張君猶夫宋之董氏也留心荒政真誠愷切故所論悉皆出於肺腑事事可法嗚呼人生天地間既不能致君擇民再不能立說濟世食粟而已不

亦大有愧於寸陰是惜之論哉

明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况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為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

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謹案僉事之救荒可謂無微不至矣首重得人而以賞罰勸人敢不以勤敏自勵怠惰為戒哉此即求賢於賞罰之中使饑民得活於拯溺扶危之道耳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厰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寔心任事厰內利弊陳請即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厰饑民得所旌以彩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

帶或為骨肉贖罪或欲子弟採芹任其所欲富室捐賑
視其多寡與司厰者同賞格既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
拾遺法得寔心任事多方全活灾民賢之尤者即刻破
格薦揚貪暴縱恣以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即時馳
叅以故羣吏寔心任事饑民多所全活

拾遺法預令饑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書姓名開所當
與當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剝橫行散布於地即與興
革處分然必擇其愈
同者而後察之也

謹案破格優禮陳請即行鍾公存此八字於心何患

人之不為我用人亦誰不欲見用於公此所以縣縣得人而厥厥有濟也况有拾遺之妙法乎

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歎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此歷代聖君賢相無不以得人為要也如漢武之詔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唐太宗之罪封德彝謂用人當取所

長必不借才異代雖不為救荒而言而自得求才任事之要道南齊之詔至大之制切中情弊其次如苻堅之責重有司孝宗之與羣僚斟酌高宗之復用與權皆用人救荒之良法僉事之用廉能任其擇取御史之用嚴首陳請得行人有不樂為其所用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使為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

之確也故凡水利之當去留在郡縣者郡縣任之在數
郡者司道任之有屬通省者督撫任之有闕隣省者移
會而分任之必無不可為之事矣何憚之有國語云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後人雖不敢望聖王
於萬一但旱乾水溢不為救治豈父母斯民之道哉

穿井法 凡開井當用數大盆貯清水置各處俟夜
色明朗觀所照星何處最大而明其地必有甘泉此

屢試屢驗者

見農政
全書

三建社倉以便賑貸

隋長孫平

唐戴胄

李訢

宋張方平

蘇渭

魏拔之

趙汝愚

朱熹

金世宗

元趙天麟

明王廷相

鍾化民

隋文帝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諭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

謹案以同社之輸蓄而濟同社之急社司執帳官吏

尚有侵吞之事乎民安物阜睦俗敦倫悉由於此故
長孫平之社倉與李悝之平糶皆可為神農之高弟
后稷之功臣

唐太宗貞觀初戴胄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各輸
穀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

謹案所在為義倉則與社倉無異矣且以王公而出
粟給為庶民之所資得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道矣
社稷不有磐石之固乎此賢主所以善之也人能倣

以善言為急哉書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急下求言之詔時聞規諫之條有不日新其德
歟

周西伯即位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
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謹案世知文王之德廣被四海而不知其所以無遠
勿届者未有不由樂聞善言而得也故日不暇食以
求言否則何西伯之不憚煩而時與多士相接哉周

家八百之基開之者西伯總在見善不怠去邪勿疑而已矣

魯公伯禽周公之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謹案孔子之所讚美者周公之才也要知天下無有

過於周公之才者矣尚且握髮吐哺以待士周公豈不知身之貴哉蓋以作相之道貴乎尊賢而得士不可不以言為重耳併以之訓其子則凡驕矜自恃拒人於千里之外者視此豈不有天壤之隔耶

漢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採之未嘗不稱善又除誹謗

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如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

之誹謗之木

慮政有缺失便言事者書之於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謹案文帝之求直言不啻如饑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故無不稱其善者誘之使言也除誹謗妖言法者慮其懼禍而不告也朝乾夕惕民瘼是恤不待鄒忌之諷諫而能然也此文景之時號稱熙皞盛世可以彷彿唐虞耳

唐太宗貞觀三年夏六月以旱求直言中郎將常何武

人不學家客馬周代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
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
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
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
匹

謹案以太宗之聰明英武一遇饑年直言是急救我
元元故見馬周條陳之言即令人召之不特召之而
且使人促之不特促之而且官之無非為萬民起見

故天下無不救之饑寒發明云太宗之用人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信矣夫

宋真宗咸平二年閏三月丁亥以久不雨諭宰相曰凡政有關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庚寅罷有司營繕之不急者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壬辰雨

謹案言路通而苛政除猶夫茅塞去而蹊徑豁人情快於下天道有勿和於上哉真宗之諭宰相首欲闕失相規詔諭羣僚又望極言敢諫猶恐已之不德降

咎於民急於改過惟善是圖上蒼有不為之感動哉
此時雨之所以立降也

神宗熙寧七年京師久旱下詔求直言畧曰朕之聽納
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謹言
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
悅是日即雨

謹案是雨也非詔出而即雨也因人情之大悅和氣
相感而雨者也人情豈徒悅哉蓋因直言即罷新法

二十八事民免征求死於法網而雨者也乃知鄭使
之繪圖韓維之力諫寔有回天之力仁宗因亢旱而
求直言英宗緣雨災而望敢諫從未有若兩君言之
切而驗之速者也誰謂天道之元遠哉

明宣德間山西河南荒上命于謙巡撫二省公到任即
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里
老皆遠來迎公公曰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衆里老可
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起本家食用之

外餘者皆要糶與饑民若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二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有不願減者勿強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饑民不與平糶者里老從寔具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概年豐還納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即報與州縣著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官犒以羊酒給其匾額十口以上者加綵緞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

一時富民樂捐而尚義者甚衆

謹案公之謀猷能匡輔社稷之艱危豈不克自出救
荒之仁術然猶以民情利弊為急榜示於門求通言
路蓋以撫綏之責關係匪輕拯災之方便民為上苟
非虛衷下問寔心採訪縱有愛民之意難施利濟之
謀是以諮詢周廣惟恐百姓不為上告民情不得上
申言路開而州牧縣令罔敢遏抑寃滯由其上之明
聰已無遠不屆也蠹胥奸役莫敢擾累閭里緣其上

之察訪已無微不至也豪猾紳士弗敢閉糴昂價侵牟鄉邑懼受欺受侮者之直訴劣跡難逃國憲也然此尚未可恃為無弊必平心以審之明決以行之其庶幾有利而無害歟

正統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筭

疏減八十餘萬石

明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落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中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糧加耗之制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賈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擾非虛語也

弘治間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牛屬

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
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後既至召邊上父
老日夕講究遂得其領要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舊評曰忠宣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
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寔心從善何官不治
何事不濟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人臣果知
納約自牖之理兼以寔心愛民則民情何時不可上
聞九重何時不悉民隱耶

世宗嘉靖七年九月川陝湖廣山西荒諭都察院令內
外官員條奏救荒良策及凡不便者

謹案事不盡晰於典章言不盡在於卿貳故必令內
外官員奏其良策蓋合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平時經
理常恐有未協民心不便民俗之事况於饑荒之歲
尤須斟酌盡善康濟黎元况內外官員具有牧民之
責然則有嘉謀嘉猷者可不急為入告以順承此德
意也哉

命條陳總論曰舜之孝禹之功西伯之德皆臻人世之極皇皇焉猶恐士民不以善言告日中不暇食求賢以自輔後之致治者可弗廣開言路歟君臣一體理豈有殊周公之輔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故致君澤民者亦無不以言路為先也况遼凶歲饑饉頻仍衣食難克者衆民困不知救援無術何以稱佐君上燭幽隱子元元之意哉此漢文帝之止輦受言庶幾無愧唐太宗之立用馬周彷彿聖王其他如

宋之二君明之嘉靖亦不愧凶年之修省于忠肅公之
巡撫兩省一到即求通言路上達民情惟以平糶為先
育嬰為重上行之既力下奉之必誠既活饑寒之衆復
全襁褓之嬰仁哉忠肅救荒之政也周文襄大驚逋欠
若不隨地與農民辨論烏得周知劉大夏出理邊疆使
不日夕與父老圖謀何由得法且草茅之中屠狗之間
未必無人言可忽乎書云能自得師者至謂人莫若己者
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子可不卑以自牧合天下之

智以為智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廉濟錄

三十一

四先審戶以防冒息

宋蘇次叅

李珣

鄭雍

余童

俞宗亨

董燭

袁熒

明林希元

鍾化民

陳齋岩

周孔教

陳龍正

宋蘇次叅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寔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患請米者冗分定幾人為一

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糴矣 又任灃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叅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叅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謹案宋蘇君兩番賑濟前法固佳安鄉之澇令典押
抹出或言在城之人焉知在鄉之事豈能無弊殊不
知水澇乃人所共覩共聞倘出人不意親歷數鄉而
驗之不但典押不敢妄抹即鄉司鄉耆皆知自警矣
非善法而何

李珣守毘陵時適遇民饑將灾傷都分作四等抄割仁
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灾傷
寔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

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赴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
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
字全濟並給票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挂榜文十日一
次委官散給民至於今稱之 丁卯鄱陽旱暵又將義
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所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
民却以此錢准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
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寔惠且免偷竊拌和之弊一物兩
用其利甚普

謹案李公之守毘陵戶分四等別之最清其賑鄱陽
先城後鄉以錢代米免拌和路費之苦循循有序處
處至當如陳平之宰肉以之而治天下何不均之有
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
到左諫議大夫鄭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
民皆死於饑今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
之死乎上悟追止之

謹案搜檢戶口在官長則不可不嚴在天子萬不可

過謹何也官長不嚴則濫冒者決多天子過謹則搜
檢者必刻而况久羈時日乎諫議之言誠懷保赤子
之道也天子悟而追止之君明而臣良吳人生矣

余童蘄州賑濟盡括戶口之數第為三等孤獨不能自
存者專賑濟下戶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賑貸閭
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
十場以一官吏專伺察

謹案戶列三等賑各不同已得其要而且遠近置場

多分給所各有所主令官察之弊不能生惠可遍及
宜其見美於千秋

江東運判俞宗亨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
罪

舊評曰是未明分場分隊用旗引之法不知徐寧孫
蘇次叅皆有成式儘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
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况饑羸之軀易蹂踐乎
從政郎董燭曰勘災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

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吏胥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而無告者未必得也賑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寔使饑者自備裹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於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凡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戶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一人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視每月送米麥點心錢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覓有則申縣斷治其發米賑糶亦

如之若此庶乎其弊少革耳

謹案董君此語在數百年之前而勘賑弊端歷歷如繪可見人情千古一轍惟在為政者善於審戶發糧否則徒飽奸人之腹耳

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民居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謹案披覽輿圖瞭如指掌司牧者留心於閒暇之時則臨事自有定見若灾荒既告方事丹青如嗷嗷待哺者何與索我於枯魚之肆者殆不遠也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次富使自檢其鄉之次貧稍貧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於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何者蓋使極富次富之民出銀以貸諸貧彼必度

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不用耳目而民為吾
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為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
此者若流移之民則與鰥寡孤獨等皆謂之極貧可也
謹案審戶不清奸人得之已可恨貧戶失之更可憐
林公此法使鄉里自別上中下三等而貸之其源清
矣其流豈濁哉但極富者當貸幾戶次富者當貸幾
人不可不細加斟酌亦安富之一道也

御史鍾化民督理荒政有云垂亡之人既因粥廠而得

生矣稍自顧惜不就厥者散銀賙之令各府州縣正印
官遍歷鄉村喚集里保公同查審胥棍作奸許人舉首
得寔者重賞如虛反坐給與印信小票上書極貧某人
給銀五錢次貧某人給銀三錢鰥寡孤獨更加優恤分
東西南北先期出示分給以免奔走守候敢有以宿逋
奪去者以劫賊同論其銀又當不時掣封秤驗如有低
潮短少視輕重處分

謹案御史公審戶之意一在正印官遍歷鄉村二在

公同查審三在許人首告兼而行之不可缺一必須
上臺寔有愛民之心有司方不敢怠至分東西南北
先期出示者尤美政也

萬厯己巳陳霽岩知開州時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
司議岩倡議極貧民賑穀一石次貧民賑五斗務必令
民共沾寔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入雖萬人無敢
譁者公自坐倉門外小棚下執筆點名視其容貌衣服
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文再賑貧者書吏稟

公出示另報公曰不必第出前之點名冊查看暗記極貧者逕開其人喚領賑米鄉民咸以為神蓋前領賑之時不暇粧點盡得真態故也

謹案有司官皆如是之惠愛法紀精嚴何患貧民之不沾寔惠要之真誠必能窮虛偽亦惟始終存心為民時時檢點則民情洞鑒而措置無一事之不得其宜矣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救荒者凡以為貧戶下戶也

官司非不欲一一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已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奇策正以貧戶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豫故耳合令被災之府州縣豫乘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戶每甲分為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再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至賑濟官不許指稱造冊科歛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秉便覆查此即宋時蘇

次叅澧州賑濟之法但彼臨時為之不若先時查審貧
富明白民志定矣尤為無弊

謹案先時查審明白較臨期抄劄貧富迥不相同非
親歷其境者不能知其妙也撫君之法不但著美一
時且可傳於後世

陳龍正曰賑饑之法徃徃吏緣為奸皆由戶之不能審
也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請
就里中推一二十大姓任以賑事有司不時單車臨視稍

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給散其利有九習知貧
戶多寡不至漏冒一也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
滯之苦二也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三也
以隣里之誼不至偽雜損耗四也貧戶數服大姓即有
缺漏同於自鳴五也食糜各於其鄉不至羣聚喧雜穢
惡薰蒸而成疫癘六也大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七也
分縣官之勞八也吏不能為奸九也

一云黃懋
中所言

謹案凡論荒政事貴可行語貴通達勿支勿漏斯得

之矣若此九種意周而語切非目覩饑年之實弊叢
興者不能有此妙論也譬如寶鏡當前絲毫悉燭纖
塵無有不見者也此雖放賑之法而審戶已寓其中
不審之審也可不熟此而為濟世之策歟

先審戶總論曰時當歉歲不以生民為重而恒以穀粟
是惜者固非要道然用之而不得其法徒資奸詭莫救
哀鴻在朝廷既有所費在窮民不得生全主其事者寧
無溺職之罪耶况有冒支之弊必多不給之人有一姓

而得數姓之糧者有幾人而不得一口之食者其害可勝道哉故惟天子不當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鄭雍所言可風千古若主賑之官烏可不預為檢點此蘇次叅命取一家人口盡貼壁上陳霽岩自將點過窮民暗記冊中立法善而用意深尚何冒破之足慮李珣之人分四等余童之戶別三般居上者既能精其妙筭在下者焉敢肆其侵欺袁燮之畫未嘗不美但當預計於平時不能濟變於歉歲懋中所言委托大戶其利有九的

確不易倉卒可行弊之無窮董煇言之最盡法之簡要
希元思之最精鍾御史必令正印官親歷窮鄉公同檢
視周巡撫又使府州縣預先抄劄不混稽查由此觀之
良法已備於前矣善政何踈於後也乃知不稽舊典任
意設施者不但不能比美先賢且恐踐俞通判之故轍
矣惟保甲之法嚴而審戶自清審戶清而奸詭息然而
尤當籌之於預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人能得詩人之意致力於閒

暇之時又何必徬徨於放賑之際哉

五借國帑以廣糴糶

春秋臧孫辰

唐開元詔

興元詔

宋吳遵路

王 秬

元張養浩

至元令

明康榮

成化准奏

林希元

周孔教

屠隆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如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於是以前圭玉磬如齊告糴曰

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謹案官之糴糶春秋時賢大夫已行之矣何以後之
為臣者竟不恤民之困於高價糶於熟所糶於荒境
哉分釐之惠及小民讚誦之聲盈道路易者不為難
者可知雖曰愛民其誰我知

唐元宗開元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等州自春偏旱慮
至來歲貧下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
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謹案糶莫貴於早糶莫貴於時以八月而計來年計
之得矣且以十五萬石賑糶於一州每升減價十文
非美政乎但唐時出糶之際其法不傳使不知張公
詠守蜀平糶之法恐其利必盡歸富戶其害寔在窮
民深可歎耳何也窮民待哺之日時雖多所糶之米
粟有限一則官不許其多糶二則彼亦無錢多糶奸
人窺破其微賄囑官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買數十
石而去

此米未嘗發入公所早已暗貨與人
故此無從查考簿上仍填零賣之期

不踰月

而官米已畢矣奈此地米價稍減之名忽又遍傳商
販商販聞之懼虧本而不來官長察之歎倉空而無
繼米有不驟貴之理乎奸人於是賣其所糶之米不
數旬而獲利無筭寧勿令人切齒是窮民之食賤米
不過數旬窮人之食貴米必需幾月食賤米者十不
過二三食貴米者十必八九惠之者非即所以害之
耶故賑糶當兼行張公保甲之法此法一行既無冒
濫亦不失息宋之去唐不遠烏知張公所行之法非

即蒲同等州所行之法哉賑糴者尚其察之

德宗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戎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增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灾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謹案是時陸宣公言於上曰人君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詔內命官和糶不厭多方疾苦可除悉求具奏意真詞切感動軍民此車駕之所以得返長安耳忠良之言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夫

宋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灾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糶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裁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謹案官米若不循環糶糶奸商乘其既盡而鬻之價
愈高而民愈困矣以萬貫錢轉運至二十六次價焉
有不平之理故遵路之勸富民者是救一時之灾也
仲淹之命付史館者欲垂萬世之則也留心民瘼者
尚其知所取法哉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知州王秬劄子借
會子五萬貫接續販糶米麥之類以賑糶得旨依江州
旱傷益措置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留上供

米六千五百餘石作本收糶米斛

謹案借錢糶糶官不傷而民有益最善而易行何皆
逡巡不果如知州王君借會子錢五萬貫接續販糶
朝廷益之以米又得數萬石作本收糶此州尚慮缺
食乎事畢而本在民得不死非賢者之妙筭而能之
乎

元文宗時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
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

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
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
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
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
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
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糶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
粟為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
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

謹案人苦無寔心愛民耳此天之所以不能格也若
張公所行惟知有民不知有己何禱不誠何民不救
視民如傷之念形之慟哭是所忠者君所愛者民不
愧忠君愛民之君子矣

順帝至元三年十二月大都南城等處設米舖二十每
舖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 六年二月
增設京城米舖從便賑糶

謹案天之警惕於順帝亦云至矣茲獨於分設米舖

一節思以上格天意政雖疎畧而愛養百姓之心固
肫摯而不浮苟能震動恪恭上則敬畏昊天天下乃軫
恤民隱則將推廣此心正已求賢養民致治豈遽至
於危也

明英宗正統六年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康榮奏杭州府
地狹人稠浮食者多仰給蘇松諸府今彼地水旱相仍
穀米不至杭州遂困又湖州府比因歲凶米亦甚貴竊
計二府官廩有二十年之積恐年久紅腐請發三十五

萬糶於民間令依時值償納則朝廷不費而民受其惠從之

謹案積善在常人則不易在大臣又何難一念朝存萬民暮活如康公此奏窮人雖難免拮据之求饑者幸可無轉死之慮惟望仁人賑饑救困活此窮民德大福大自古不爽也

憲宗成化六年奏准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杭音耕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減京城米價騰貴再

將文武官員俸糧預支三個月

謹案歲值饑饉仁智不可不兼用也仁以惠民智以
慰衆今減價糶米仁也預支月俸智也數月之後麥
熟稻登仍然大有烏可閉藏不發令民心之頓變哉
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分往各
處糶買米穀歸本處發賣依原價量增一分為搬運脚
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
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

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糶之法專為濟貧若有商賈轉來販去所當禁革又當遍及鄉村不得專及城市則貧民方沾寔惠

謹案糶糶濟民能以林公之論為法不特城市蒙其利澤而村落亦沾其寔惠矣尚有溝壑之苦哉奈何世之救荒者皆不知林公之荒政叢言是必要之書也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

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厰民居儲
穀於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
糶穀不過二斗如奸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出首者
重賞其弊自革有鄉村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間月而糶
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
定日期每隔一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大約
許糶三石多則五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糶之
糶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糶用

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不許糴其糴本或借官銀或借官糧或勸富家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旌獎可也

謹案賑糴之法分出二種一曰坊郭一曰鄉村何其周到也又曰循環行之必待稻熟而止方畧精詳不遺遐邇真仁人也有心而不得其法寔慮不能及民有法而不存此心蒼生何由得活中丞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欲傳後世有不身為濟世之名臣而子孫享

積德之報哉

屠隆荒政考有云灾傷之處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又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法借帑銀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向豐熟去處循環糶糶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勢亦不能如他處米亦不足則雜置荳粟蕎麥蕎麥粉芝蔴之類皆足充饑但當嚴禁商牙來糶昔吳遵路知通州時能使灾傷之處與蘇秀同其米價用此法也

謹案屠君開口兩句就將荒政說完見得賑糶一事是救荒上策本不虧民不死即耿壽昌之遺意至說凡可以充饑而救死者一概可買尤見行權之大畧借國帑總論曰上不病官下不困民能救生民於萬死之中者莫如借國帑以先興賑也自春秋以來即有其事今觀唐宋元明代無不舉誠盛典也但借官錢而糶糶之多者無如王氏借民錢而興賑之類者首推吳公二人所行為法千古救荒者何可視為泛泛也若元之

張公不特取鈔命米商出糶救民一種忠君愛民之心
勃不可遏形之痛哭流涕而不止真太古之仁人也後
之君子或那常平米或借府庫錢或貸富豪錢加其月
利以作糶本給與富商大賈或差幹吏能員先徃豐熟
去處循環糶糶我無濟人之重費而寔有起死之良圖
舉口之勞生人之命上智之事也又何惑焉易云損上
益下民悅无疆惟賑糶則所損者甚少而民之悅也誠
无疆矣

六理囚繫以釋含寃

漢于公
鄧太后

揚終
唐貞觀詔

顏真卿
歐陽觀

宋太祖諭
元仁宗諭

明王哲
許襄毅

吳備

漢昭帝時海州大旱三年人民離散莫知所從會新太守下車于公謂守曰非申孝婦之寃不可守詢之公曰郊城昔有竇氏少寡事姑極孝姑念孝婦侍奉勤苦欲其嫁婦不允姑遂自經蓋以已在妨其嫁也姑之女竟

全明子月三十一
卷三上
以殺母告太守按治婦乃誣服某曾力爭而勿聽咎非
在是而何新守齋戒沐浴徒步往祭孝婦於塚祝方畢
而大雨如注至今有孝婦廟在

謹案人有冤抑之事不明則鬱恨之氣不散遂結於
太虛而灾眚見淫雨亢旱蝗蝻兵火之類是也竇氏
孝婦也蒙不孝之名身首不保非于公之力請於太
守徒步往祭舒孝婦之冤而能上回天意哉况以孀
婦而遭此冤者多矣一見於齊之庶女再見於東漢

之上虞三見於晉代之臨淄折獄者慎之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校書郎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因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外邦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願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謹案楊子山以至理論天意切寔不差毫釐何也天不可測而理可必聖人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安有天心異於民心者哉掠拷寃濫已足違和况閭閻愁苦一方鬱結此天地所以為之感動也

安帝立鄧太后猶臨朝聽政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寔不殺人而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寔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

澍雨大降

謹案不仁哉有司之嚴刑也不肯細心體訪但將五
毒迫人囚不能堪何冤不受致令餘威猶在死不敢
言若非太后英明此獄烏能得直今下屬問而上司
錄防冤抑也然而出入難必誰敢再受一番荼毒故
案一定而獄多冤理其枉而出之者是在欽恤慎刑
之君子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

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
為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冀昔顏城之婦隕
霜之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寃滯者
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簡刑獄
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
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謹案天地惟以好生為心人生當以不殺為德刑之
所加何招不得有罪者嘆自新之無路受枉者恨宿

憤之難申怨觸上蒼遂成閉塞此詔一下何患甘霖
之不沛而嘉禾之不熟哉

開元中榆林衛等久旱非常顏真卿為御史行部至五
原時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其寃雨即沛然而至
郡人遂呼為御史雨

謹案獄之寃者不待決遣而後乖戾之氣慘成凶歲
即令沉埋獄底積憤未舒已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顏
公行部細心辨其寃獄愁雲怨日忽變而為暢霽和

風此御史雨之所由來也

宋太祖建隆二年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

跋扈猶言強梁

也扈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入水退小魚獨留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也

有枉法殺

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虐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聖君此心純乎愛民故勇決嚴毅之中即寓正直蕩平之道太祖深知理獄之難視人命為至重特詔令諸

州慎重錄囚達部詳審然後信讞定而法網寬合之
周禮委曲詳核之條仁慈忠厚之旨前後無違矣

歐陽觀為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
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其子修方三歲乳者抱
立於旁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不利使其言驗不及見
兇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謹案仁哉歐陽觀之存心何肫摯而深切也求生於
死獄之內並非要名遺言以告後人并非樹德總為

一腔慈惠不欲因勢而阻尤不欲自我而止故及身則倍著哀矜錫類則教之忠厚仁哉司理宜文忠之為名臣也乎

元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有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謹案百姓不能遂其生四境擾害由之起大業末年

乾符初年可鑑也仁宗因民饑饉言非省刑罰薄賦
歛則不能舒其困非思得其要而治得其道者哉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上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
值大旱苗種不得入土哲深恤民隱即親錄囚繫出其
所當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即雨遂成有秋民為
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
歇

謹案古之盛吉執丹筆而泣者謂吾筆一下死生立

判故也。理刑官如此存心，何至亢旱不雨？王御史因苗不得入土，親錄繫囚，出其當原，減其餘等，即成有秋。乃知寧失出無失入，此二句者，誠祈禱之靈符也。

松江吳黼任撫州同知時，久旱不雨，臺使以黼廉直，將隣郡建昌富民吳萬八一案，令迹其寔，蓋萬八以子殺父，大獄久未決。萬八至是，仍以厚賂求寬免。黼曰：我荷國恩，食天祿，寧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如律。是夕忽然大雨，萬八已為雷震矣。一郡驚異，以為吳公之正直。

所感云

謹案此又以不殺而致旱灾者也萬八之獄斷無遲滯之理問官何得貪其厚賂而曲貸其辜苟非天譴嚴明暗與王章相合安見幽明一理法不可弛然則赦非善政古且志之况於絕倫之大者乎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即死其翁曰此必婦之故矣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遍審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
密焉有自餉於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
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
其夫死之際置魚作飯仍由舊路而行試狗彘無不立
死者遂出其罪即日大雨如注

謹案感孚之理捷如影響田婦餉夫而死寔出無心
問官不能細訪置之死地所謂嚴刑之下何所不招
遂干天怒寔異頓施非褻殺公上體天心察其冤抑

安能沛甘澍於恒暘之歲哉

理囚繫總論曰獄中之苦人盡知之乎以將相而歎獄吏之尊則其毒加於囚也可知矣一人在獄閣戶悲啼吏卒苛求不已妻兒賣盡難供故血淚未乾於箠楚離魂又泣於夢中仁人君子可不以刑獄是恤哉若雨呼御史者不決之獄也亢旱三年者已死之獄也畏吏不敢言苗不得入土者將死之獄也罪定天誅不殺之獄也不論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於獄中天地未有不為

之震怒而見於災異者也楊終之論信不誣矣唐之太宗宗之太祖元之仁宗異代同心故得咸稱致治之主折獄者存心必若歐陽觀明察得如許襄毅方能無愧試問今之沉於獄底者果能求其生而勿得者歟哀哉吾恐半居洛陽令之所問也人自不察耳五毒痛加何枉不坐縲紲所繫何歲無冤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云殺戮無辜上帝弗蠲降咎於苗君子可勿於囚繫之內稍開一面以免降咎之困哉

七禁遏糴以除不義

秦百里奚

隋文帝

秦穆公

唐崔俊

後周廣順詔

宋吳及

蘇軾

蘇軾

淳熙詔

黃裳

明張居正

鍾化民

周襄王甲戌五年冬晉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言於秦
伯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
於是輸粟於晉

謹案人生不幸遭遇饑年全賴有無相濟庶可全生

此賢臣所以勸其君救宷隣惠養黎民之要道也
襄王七年十一月晉饑秦伯饋之粟曰吾矜其民也

謹案秦伯之輸粟一而再矜民之語藹若陽春并不
生一點偏護之念是故被其澤者懽欣交通遠邇爰
戴後之為隣郡司牧者可不上法賢哲之仁術乎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
佐命功不可廢帝謂盧賁等功雖甚偉然皆挾詐擾政
不可免也乃如律治之

謹案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閉糴為愛民殊不知隣邦均赤子也故孟子取五霸之禁遏糴千古公正之論莫大於此高祖之論盧賁略前勲而做害民之吏誠快舉哉

唐崔悛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灾荒不相卹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糴以重困鄰民自是商貨流通

謹案不近人情之事皆胥吏貪污者之所為也凡下

閉糶之令藉口為本境之民起見未嘗稍有所私殊不知其所私者不在是也不過不能為民身家畫萬全之策徒欲藏此粟於富家以說豪猾昂價損民之意豈知聖天子以天下為家胞與為懷凡在版圖莫不欲安養而生全之寧肯令此境阜安彼方饑餒乎揆情度理務在流通崔公真仁人也

後周廣順間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太祖聞之

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
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謹案視太祖之待南唐非大度之主歟唐人以之供
軍尚許人畜負之而去究何嘗因救民而得禍若後
之府縣官必然閉糴以為上為其君下為其民而不
知其干天之怒矣人主當以好生為德信哉

宋仁宗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爭竊
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

灾之義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今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間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

謹案閉糴之令自古皆恨又自古有之其故何也其意他處之民徙死我境之粟有餘豈無卓異賢能之賞殊不知此令一行劫掠流移由之而起吳公言之

疊疊益深知民之受弊甚大斷不可以害民之政為我邀功俸祿計也

蘇軾浙西灾傷狀内有云臣聞熙寧之灾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使命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所傷寔多兩稅課利皆失其舊是大吏之不能仰承德意廣

乎惠澤於下民也如之何其可乎

謹案饑年處事沽名心萬不可起救荒政務須宜早為裁酌沈起張靚立賞閉糶不過欲沽愛民之譽不知小民絕粒草木俱完藏米者愈高其價與販者懼劫不來遂至於此非平日失於稽古臨事在於求名乎東坡疏中此段可為閉糶者戒

紹興初蘇緘為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糶於民揭榜於道曰

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糴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謹案民無糴所劫掠必興盜賊縱橫安危難保惟賴司牧有以處之然不將常平米盡行先糴何以塞富民之口蘇君為政先已後人其誰我議

淳熙八年勅旱傷州縣全賴傍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已降旨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有將客販米斛邀阻者仰逐司覺察按劾尚或容蔽仰御史臺

彈奏 九年兩降指揮諸路監司不許過糴多出榜文
曉諭如故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謹案官之糴糶有限民之興販無窮彼射錙銖之利
我活溝壑之民寔云兩得如其閉糶此境雖安彼地
不活無惻隱之心違忠恕之道彈劾覺察其可緩乎
咸淳七年撫州饑黃裳奉命往彼救荒但期會富民者
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於

通衢米價遂平

一云辛幼
安所行

謹案孰謂救荒無奇策以八字而定民心非奇策乎
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明萬曆九年淮鳳告灾張居正疏云皇上大發帑銀遣
使分賑息至渥矣然賑銀有限饑民無窮惟是隣近協
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徃徃閉糴灾
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禁
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
糴於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

卷三上
運不許閉遏其糶本或於各布政司或於南京戶部權
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
則各處皆可接濟

謹案以通暢之筆寫仁政之端條分縷晰何等明白
且令各巡撫互相關白接遞轉運糶本悉為措置允
稱相度汪洋不愧調和鼎鼎有鹽梅之責者不可不
法之以救天下也

萬曆間御史鍾化民奉使河南賑饑先飛檄各省不許

過糴及河南布政司撤防勒兵悉分置黃河口各運米
所過為米舶傳繚護送至境設官單記所到時刻稽遲
罪及將領米到任其價之高下毋許抑勒是時米價五
兩遠商慕重價無攘奪患浹辰米舟併集延袤五十里
價遂減石止八錢矣

袁音茂長也亘於東西
曰廣亘於南北曰袁

謹案水旱不時天荒之也過糴阻抑人荒之也天荒
尚有挽回人荒豈無救治鍾公竭力救全頓蘇民困
米價十減五六可知有治人無治法本仁心以行仁

政事未有不濟者也

禁遏糴總論曰偽矣哉有司之遏糴也彼不過欲借此以邀愛民之上賞耳若言真寔為民彼糶米之家雖婦人小子必知但賣其食之所餘斷無盡貨之理何必有司之諄諄禁約也總之圖治之術在誠寔尤在權宜自周至明歷代典故悉中窺要晉惠公之失筭未識愛民之方周太祖之大度包容異域盧賁沈起張靚等特小人之尤者耳設令見崔悛於湖南能無愧歟此宋朝之

詔使劾之察之誠是也吳及之論蘇緘之法黃裳之論
化民之檄同功一體得致治之原良法良模不可不知
所以法之也且無曲防無過糴五伯禁之聖賢取之吏
竟背之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則凡在位之君子欲美其譽於畢生者可分疆界致
嗷嗷待哺之民日望泛舟之役而弗得哉閉糴之令烏
可勿除

八發積儲以救困窮

漢文帝

魏黃初間

唐元宗

憲宗

宋仁宗

真德秀

元世祖

胡長孺

明成祖

周忱

孫璽

鍾化民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
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謹案嘗閱文帝之詔有云患自怨起福繇德興則禍
福之機久矣了了於胸中故首定振窮養老之令每

布蠲租免稅之恩當此旱蝗相繼豈不知民饑患也
救困德也有不自損以濟蒼生哉此三代後之賢君
首推文帝也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荒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
以賑之 五年冀州復饑又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
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悉賑貸之
謹案時當灾荒民惟望治魏能愛民賑貸弗倦故能
撫其衆而大其國百姓戴惠四境寧帖致治者所當

於緊要機宜務為斟酌也

唐元宗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
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
奏聞

謹案初陽透發大地回春一詔下頒九州開泰豈非
明皇此日之制乎洞悉嗷嗷待哺之苦免其懸懸望
眼之穿故其時沐息澤者歌咏遐陬四海清寧兆人
康樂誰謂斯民也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憲宗元和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為國者務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與足去歲旬服氣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三農爽候五稼不滋產於地者既微出於力者宜困百姓所欠歷年稅斛等項並宜赦免仍以常平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京兆條疏賑濟如不足即宜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糴斛斗添給應緣賑給百姓等委京兆官差擇清幹官於每縣界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各得自資將我詔意戒之以擾授之以仁宣示朕懷咸使知

悉

謹案地無所產粟何從生民若遭荒催征何益憲宗
悉為蠲免誠賢主矣且以三十萬石而賑饑民不足
又令添之以折糶之斛斛諄諄不已民命為懷何其
仁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憲宗之謂矣

宋仁宗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
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民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
曰天下常平米依原糶價出糶以濟饑民毋得收餘利

以希恩賞

謹案民逢饑饉之灾確似人遭水火之厄救之稍遲
不成灰燼即陷狂瀾寧不痛心然救之不力終於一
死與不救何殊今乾興間以常平米分作十四場減
價出糶以濟平民皇祐間又以天下常平倉米依原
價出糶以濟貧民博施濟衆可風千載小民不有再
生之樂歟

寧宗時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友以正心脩

身勉士行遇水旱灾傷貧困無依之民極力救恤復立
惠民倉積穀至五萬石至凶荒時照原價出糶又積穀
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惠倉
養老倉孤幼無依自十五歲以下年老無養自六十歲
以上皆有賑給

謹案自古理學儒臣莫不本子惠蒼生之念為君父
錫福於四方蓋其溫厚性成兼能陶鎔於典籍經權
措置各得宜試觀此數法寔可與文公之社倉共

垂不朽有守土之責者苟能倣而行之是甘棠慈蔭
可以傳後世而潤斯民矣

元世祖至元五年益都路饑以米三十一萬八千石賑
之十年諸路出蝻霖雨害稼賑米五十四萬五千五
百九十石十三年東平濟南諸路水旱賑饑用米二
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十二石鈔
四千二百八十二錠廿二年十一月哈喇和卓民饑
戶給牛二頭種二石更給鈔一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糴

米六萬四百石為四月糧賑之

謹案天有降災之時民無愁苦之歲此際之轉移而造福者惟隨時蠲賑惠愛萬民之聖君賢相耳帑藏之金粟斷無窮時閭里之身家亟宜撫恤世祖賑饑不異九天雨露隨地頻施一無所吝民生矣歲何凶焉

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即詔每戶月給米六斗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一百五

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海寧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
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
曰錢在此脫歡察怒而不敢問

謹案饑民之得賑濟猶田苗之得時雨點滴不到根
芟失鮮業已雲興澤沛則時刻不可需遲何況雲霓
之轉易乎廉吏識破貪夫之意發其積聚補散民間
為蒼生救饑寔則為脫歡消愆仁智兼盡一舉而兩
得之矣

明成祖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勿固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謹案開皇間倉廩皆足不肯賑給使民流移後且恃其富足而糜費焉成祖深明其故而易其轍誠明達

之主哉

正統間周忱巡撫江南適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
三萬石於忱忱計至來春麥熟曰此湏十萬即以與焉蓋
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
言忱勾通官吏侵漁國帑名忱還忱言臣之百凡修治
興作見為妄費亦由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
費者餘米也不敢侵動正賦事遂不問致仕而歸戶部
因言忱所積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為公賦由是徵需雜

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多餓莩無不望周公之再生
矣

謹案賢臣妙策忽轉而為奸吏彈射之端戶部因之
作公賦設使再遇饑年於何利賴戶部之歸積粟於
朝廷不過邀榮於一己豈知國體之正大其生財之
道固自有在夫豈若是之瑣瑣也哉

武宗正德四年孫璽知興化縣事多竒政時大水傷稼
上司不允題荒璽即自為奏請詔減田租之半又賑饑

民萬餘人後以兵備巡歷雲貴直聲大振

謹案今之為縣令者見上臺不題而敢自奏乎孫公
不以逆鱗為恐寧顧其他雖然使非天子之惠愛何
以成郎官之救援宜並德之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御史鍾化民河南賑荒垂危之人
賑粥有顧惜體面者散銀賑之著州縣正印官下鄉親
放移官就民毋勞民就官分東西南北四鄉先示散期
以免奔走伺候貧民領得錢穀或里長豪惡要抵宿負

者以劫論出首者賞其銀正印官監視戮鑿逐封加印
立冊期日分給差廉能官不時掣封秤驗躬巡所至延
見各色人等不嫌村陋

謹案饑無不救國無不安河南甲午之荒甚難措手
而鍾公獨力撐持弗辭辛苦賑濟斯民不生不已不
特自忘其官併過遭饑之困觀其政蹟直欲令人感
入心脾矣良臣善政真足垂光簡編

發積儲總論曰倉廩寔而國富饒致治之本圖也然而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則財與用俱有可知百姓之身家國之倉廩所由出始而年歲豐登民則為上寔倉儲偶然旱潦告灾君即為民謀保聚蓋君猶心而民猶體體安心始泰民饑其可勿救乎積儲其可勿發乎君臣識鑒之明睿者未有不以賑濟為急者也自漢文以至元明賑濟之法救困之言略備於前致治者可勿以是為法哉夫水旱蝗蝻迫人溝壑救人適以自安無二視也何則未有百姓困厄於下而君臣能相安於

上者也天災之流行偶爾一人之救濟萬全否則成湯
何以將六事而自責孔子何以舉自貶以對景公救饑
之道權自上操設遇災傷之地誠能大發積儲以救窮
黎則一方安樂薄海內外愈皆安樂矣能散財者世躋
昇平夫豈謬哉

--	--	--	--	--	--	--	--

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齊管子

漢宣帝詔

唐盧坦

宋趙抃

范仲淹

色拯

范純仁

孟度章誼

董燭

明周孔教

蔡懋德

龐承寵

齊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

謹案旨哉管子之言也民之趨利確如水之趨下稍拂其性其誰我向穀粟者活命之源也使恤民之財

而不恤民之命財帛其可飽乎危亡其可免乎則釜
百釜千之論非明決者不能道也

漢宣帝本始四年春正月詔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
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
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
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傳符也欲穀之多
故不問其出入也

謹案宣帝令丞相以下皆上書入穀以貸貧民則官

無避事之弊矣載穀入關者不論舟車皆無用傳則免徵商之困矣豈尚有抑價之令哉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民益困矣既而米商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董煟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正欲沽譽不知市無告糴之所適以名變而起釁也坦有定見真可嘉也

宋神宗熙寧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
比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
者任昂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
餓者

謹案抑價之令一行商賈固裹足不前閭戶亦皆無米
吏知之乎閭戶恐人賤糶略留少許以應多人餘皆
重價而暗售他方故無米者室如懸磬有錢者亦欲
呼庚於是夫不靖千人應之趙公之論高出千古

范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增至一百八十文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謹案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令不可造次湏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之榜文必湏豫先差人於產米地方張掛約其已到之後我處方增其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價貧民

何堪久食貴米但增價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後賣則民愈苦矣

邑拯知廬州不限米價商賈聞之日集其境不數日而米價大平

謹案龍圖公之明決雖婦人小子無不知之若使米價可抑公抑之矣公知物多必賤少則貴愈抑愈少愈少愈貴龍圖公之所不抑也而他人可抑之哉

范純仁為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

內容舟誘之運米許為主糶明春客米果至多於平日
邑人遂賴以不饑

謹案境內荒矣客米不來此際而方為之備何若先
事而為之圖范公預於冬間多方勸誘交春果至高
價既無民情可慰非得預備不虞之策耶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叅政孟庾戶部尚書
章誼不抑價惟大出陳廩每升止糶二十五文僅得時
價四之一耳民賴以濟

謹案米貴時民雖賣妻鬻女總救不得數旬之苦何也米貴則人賤所得無幾耳二公大出陳廩減價救民秋成仍可賤糶非仁智兩全之道歟故慮米貴者出天庾而賤糶一也借國帑以興販二也王侯貴戚大小臣工軍民人等有米照時價出糶視其多寡遞有恩獎三也責重有司廣貸牛種課民春耕因其勤惰定以黜陟四也朝廷重農抑末優恤窮民五也得此五法水利是務專官督理何米貴之足憂哉

從政郎董煟云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踴而此間之價低則誰肯興販商賈不至則境內乏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無告糶之所有不肯甘心就死者必不能安靜人情易於煽搖此莫大之患也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米出糶其價自賤

謹案凡論荒政言宜通暢事貴預知董君所論彰隱

情於未發息禍患於無形非達人之言歟為政者果能頻頻屬目細想人情自無抑價之令閉糴之條矣若之何忽之也

明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上戶必然閉糴矣上戶非真閉糴也遠商一至牙僧為之指引則陰糴與之以故遠商可糴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吾民反害吾民也

謹案抑價之令一出商賈不來國戶不賣即賣如撫君所云專賣與出重價之遠商而去四境之米於是而絕無論小民無錢在手即有錢何從得糴非死亡即劫掠緣斯而起撫君燭及隱微非一省之福乎

杭州司李蔡懋德通商濟荒條議杭城生齒仰給外米蒙憲行廣糴通商已無遺策而聚米之道不厭多方近聞隣境閉糴米價翔涌商販紛紛有各處阻難之愬職思官府之儲散有限民間之自運無窮而民間之自運猶

有限遠商之樂販更無窮但能使遠地經商望武陵為利藪聞風爭赴米貨迸湊杭郡百萬生齒之事濟矣招

來之法釐為八則

八則載後摘要
俗觀條內

謹案商不通民不救價不抑客始來此定理也司李善於擘畫釐為八則精詳周到蓋以經濟為心視疎忽者遠矣

杭守龐承寵給批糶米議杭城周遭百里食齒繁聚地又山多田少桑柘多而禾稼少故民間食米皆仰給於

外省所從來久矣今夏徂秋雲漢為灾民虞桂玉所藉
商販雲集庶幾拯此子遺無奈隣省下過糴之令撮人
又播標掠之虐使不為之計商人將裹足不敢出途而
杭民有立槁耳給照流通無待再計仍請嚴檄嘉湖二
府飭各巡兵不得搶掠嚇詐米船生事者以三尺繩之
庶商販通行而杭民猶有更生之望也

謹案興販五穀雖云射利之徒譬猶救民之使不可
與他販等何也杭州素不產米遠商不至朝啼絕粒

十開粥廠以活垂危

齊黔敖

衛公叔文子

漢陸績

隋房景遠

唐郭禹

宋程頤

陳堯佐

元余闕

明席書

畢懋康

耿橘

鍾化民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謹案禮貌之於人大矣哉士君子當死亡之際略不自貶以偷生曾子論之素矣故鍾御史河南賑粥賑銀獨加厚於寒士不與庸衆同之蓋以揚目而視之者未必不謝之而寧死也

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

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謹案人當饑饉之時得惠一餐之粥即延一日之命
此後得遇生機皆此一餐之力矣故為力少而致功
大以此定謚也宜矣凡當凶歲人可不以文子之惠
為惠哉

漢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
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
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與異之

謹案粥雖數碗能活饑人豈可小視公皆悉數無遺其不苟於處事也明矣太守之用人戶曹之謹慎不可為賑粥之盛典歟

隋房景遠為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祲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路經齊充遇劫賊將殺之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

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且蒙活者二十餘人

謹案善之感人如風之偃草未有不從之而披靡者也故雖盜賊不昧其良賑救其可緩乎主簿賑粥得救其親設令景遠自遇化盜為良豈其所難可見粥之活人感恩者切食祿者何不稍分肥甘之萬一以延枵腹之殘喘哉

唐僖宗文德元年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初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賑饘給孤貧通商務農時藩鎮莫以

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謹案人生天地間惠在一時名垂萬世始可告無忝於生平北韓南郭近之矣若專以功名為重者生則顯榮死則泯焉不亦大可慨哉

宋程頤有云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地宿戒使辰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粥則不死矣其力能自營一食者

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謹案昔陳龍正謂伊川之論雖佳但日只一餐恐不足
以救其死耳曾則以為莫若俟其食畢每人或給米
二三角或給糕餅數枚以代下次之餐彼既不專
守候於此又可往他處營生一朝而獲數日之糧未
可知也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
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

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謹案米珠薪桂人皆自顧不暇何處懇求官長若不
救全老弱死而壯者盜必然之勢陳公身先率民廣
開粥廠一州之中到處盡沾寔惠非善於鼓衆之君
子哉

元順帝至正二年五月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守
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却之集將吏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
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捐

俸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謹案忠於君者必能愛民如余公到官十日捐俸煮粥請鈔賑民力行善政惟恐不及後果盡忠於國若置饑民於勿問但以功名為重是屯其膏而不能布上之恩澤矣所以有聖主必賴有賢臣上下交而志同夫非蒼生之幸歟

明嘉靖十七年席書疏云臣竊見南京地方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甚或餓死於

道迂議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惟作粥一法不須防姦不須審戶至簡至要可以救人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有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方饑民聞風駢集主者勢力難及來者壅積無筭遂謂作粥不宜輕舉不知辰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可寧輯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扶顛起斃拯溺救焚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此臣一得之愚也

謹案是時餓莩甚多比戶離徙奸民雜出公謂民命

在於旦夕若必待編審事定民何以堪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現銀市米為粥賑之兩月惟食以粥則所賑皆貧民奸猾漸散迺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兩議定間月兼給其妙在先令州縣十里為一局俟賑粥兩月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寔惠而豪強不得為奸也

陝西巡按畢懋康賑粥其議有云嘗聞救荒非救饑民乃救死民也其法無如煮粥善相應先儘各州縣見在

倉糧盡數動支又動本院贖銀收買米豆雜糧煮粥賑濟然所謂救荒無奇策者患在任之不真任之不力耳若有真心自有良法又何事不可為何灾不可弭也向得張司農救荒十二議試有明驗為此仰司即將救荒議十二款發刻令各府印刷分給各州縣逐款著寔舉行

十二款載後賑粥須知內

謹案若有真心自有良法非寔心愛民者不能道此二句亦不能知此二句之妙畢公深於愛民令州縣

盡開粥廠且令將救荒十二議處處發刻印刷施行
其心不但欲救一省之荒併欲救各省之荒更可以
救各省千百年後之荒矣生機至今猶在時與春氣
融和於宇宙間也

萬曆時知常熟縣耿橘有云荒年煮粥全在官司處置
有法就村落散設粥廠若盡聚之城郭少壯棄家就食
老弱道路難堪一不便也竟日伺候二食遇夜投宿無
地二不便也穢雜易染疾疫給散難免擠踏三不便也

非有司親嘗嚴禁人衆慮粥缺少增添生水往往致疾
惟就各處村落屬慕義者主之畫地分煮之為當也

謹案耿君三說言言中窺事事俱真非目覩而傷心
者焉能有此故於不得已之中想出必不可易之法
莫如各處村落各令義士主之留法人間惠愛至今
不息吁嗟乎耿公安得天下有司盡如公也

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饑令各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
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饑民二百不

拘土著流移分別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廠就食以油
紙護繫於臂彙立一冊聽正印官不時查點使不得東
西冒應期至麥熟而止所到必行拾遺之法遍歷州縣
村墟粥廠以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救而民賴以
生

謹案諺云饑時一口勝如一斗死在須臾即能行走
粥廠之妙言難盡述鍾公令州縣鄉村就便多立廠
所在在救全而且遍歷周觀有司敢不竭力以生之乎

一點仁慈貫徹各廠如陽和之布大地無有不在其
化育之中者也

開粥廠總論曰饑年賑粥可以粥視之乎純陽丹藥岐
伯仙方不是過也何也得之則生勿得則死故耳於黔
敖之事可見矣但粥廠之事務雖多其要惟五耳一貴
多廠耿橘之論是也二貴得人陸續之事是也三貴巡
察鍾化民之所行是也四貴犒賞畢懋康之所頌是也
五貴得法席侍郎之所奏是也以此五法得余忠宣之

捐俸陳堯佐之先民何患乎粥廠之不盡善盡美也乃知無遠涉之苦門外之嗟者廠多故也無廢弛之事冒破之求者得人故也不事虛名立平賑竈者巡察故也人人竭力不忍相欺者犒賞故也寔惠均沾不填溝壑者得法故也苟能若是不特遠邁於房主簿且可與公叔文子及北韓南郭並傳不朽矣禮記云使民有父之尊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則凡父母斯民者一粥之賑其可緩乎

欽定康濟錄卷三上